



麻雀和青蛙

■赵乐飞（陕西）

麻雀是后瓦房圈养的宠物
青蛙也是。它们哥俩
一个值白班，一个值夜班
很尽职，也很嚣张

我枕着蛙鸣睡觉
在麻雀的叽叽喳喳欢闹中起床
又被这老哥俩联手
把我送出后瓦房

多年后我回故乡
却，没看到它们
我老了，难道它们
也老了吗

一束光

■袁帅（四川）

人生，随时都可能掉进黑暗中
不着边际而苦恼。在心中扎下
根的某句话语
就是危急时的一束光。它会像
神灵

给你力量，给你再次指准方向
它会把你拉起来，拉你走，拉你跑
拉你跨过暂时的障碍，让你看到
远方
在一小步一小步地接近。它会
静静地
与你交谈，默默地给你聪明。
它就是一束光
在你心底产生神奇的光合作用

我爱这所有

■杨晓航（吉林）

我爱这夜色
生命此时会渐渐复苏
隐秘的芬芳从这开始
喧嚣与轰鸣，被自然埋在心底

我爱这山

清凉的空气是甜的
土壤是软绵绵的
山脊像时间轴，绵延不断

我爱我热爱的
我爱我向往的
来日终其漫漫
润泽岁月的心田
为青春留下追梦的足迹

秋吟

■朱炜泽（湖南）

寻觅一处清凉，情绪释然
秋风乍起，吹拂城市高楼
撷取宁静的片段播散在心田
飞鸟徙往海岸，怀揣原野的生
机
诉说荡漾多时的时光故事
蛙声徘徊在池塘，等候枫叶落
下

山丘将华丽的衣裳褪去
吐露心中积蕴已久的言语
在秋天，万物不再喧嚣
丰收的果实即将点缀枝头
构成季节别具一格的注解
周而复始的故事，沿着
劳动者期许的眼神，凝结喜悦

本期思想者国际副刊编辑

郭园 王晓军 李兴钧
王建成 冯开俊

儿时看戏

■崔道斌（湖北）

儿时看戏，与其说是看戏，不如说是看热闹。看舞台上那帮画着脸谱的人咿咿呀呀地唱，锣鼓音儿就响在耳边，只是不懂得欣赏。儿时看戏，其实对舞台上演着什么并不感兴趣，感兴趣的是舞台下卖零食的小贩和香香的炒瓜子、鲜红的糖葫芦、冒着热气的烤红薯。

儿时看戏，不是跑到后台看演员化妆换妆，就是凑到锣鼓师傅后面看敲锣打鼓。想想小时候的戏台，帝王将相、才子佳人、贩夫走卒，都化作生旦净末丑，轮番出场，各人有各人的形象，各人有各人的声

口，一开唱就显出老大的与众不同。戏台上高度程式化的手法，一根马鞭代替千里马，千里江山一步跨越，手眼身法步一点儿都不能有任何差池，举手抬足之间唱出戏文，唱腔被锣鼓音儿夹裹着，如清风，如流水，如雷鸣，如山崩，如杀伐，世间万象都在方寸舞台上上演，那是何等的韵味，何等的精彩！

有一句话叫做“唱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是傻子。”一点也不假，等我明白其中的道理之后，就再也看不到儿时的戏了。

贾平凹在《看戏》一文中

写到“听了秦腔，肉酒不香”。他如此描写农村看戏时的盛景：“杨树上，柳树上，槐树上，一个树杈一个人。他们常常乐而忘了险境，双手鼓掌时竟从树杈上掉下来，掉来自不会损伤，因为树下是无数的人头，只是招致一顿臭骂罢了。”鲁迅在《社戏》中描述了小时候看戏的美好回忆，“至于我在那里所第一盼望的，却在到赵庄去看戏。”

儿时记忆里，看得最多是现代京剧。尽管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京剧，却牢牢地记住了被大人们牵着手去看现代京剧的情景。印象最深的是

《十五贯》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《智取威虎山》，还有豫剧《朝阳沟》。其实，当年我还无法理解《红灯记》的内容，只是记住了李玉和、铁梅、李奶奶这些英雄人物，也记住了王连举、鸠山这些反面人物。

长大了，想看一出小时候看的戏，却找不到戏班了。后来有了电视，村里就不再“请戏”了。如今，每逢看到电视里播放地方小戏的节目，就常常勾起儿时看戏的回忆，一幕幕舞台上的情景和一个个熟悉而亲切的唱腔，叠加在我的记忆里，刻录在我的印象里，醇香而又悠长。

称呼

■金元（河南）

儿子开着车进了一个小区。在小区兜了一圈没找到亲戚家。

一位银发苍白的老者经过车旁。他看上去比我大三圈还要多。这时，儿子摇下车窗玻璃，不失时机地对老者说：“大哥，打听个路！”

随后只见那老者很高兴地跟儿子攀谈起来。

随后，儿子也很满足地说：走，我知道亲戚家咋走了。

“你咋喊人家老人叫大哥呢？看他年纪，你应该喊他姥爷才对，一点礼貌都没有！”“是啊。”

儿子怒怼我们说：“恁懂啥？！”

有一天，我独自一人去一个陌生的地方。碰到一个女人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。于是，我上前就问：“您好，闺女！”话没说完，女人回怼我：“谁是您闺女？”

“啊！不，美，现在的年轻人咋就这么没水平呢？叫老人大哥？真是的。”妻子在一旁也起哄女。”我急忙改口。这时，女人哈哈一笑说：“哈！大叔，怎么了？”女人的一声“大叔”让我目瞪口呆，心里很不是滋味……

置身秋风

■独舞风铃（内蒙古）

这是一场盛大的告别
太阳离开了巨蟹，蜂蝶离开了原野
几枚树叶
摇着枯黄干瘪，落在台阶
鸿雁，一排排南飞
声声悲鸣，满是对季节的嗟叹

我还不如一只鸟雀
置身秋风，翅膀被时空割裂
无法将沧海飞越
只能在黑夜，将一首首五绝七绝
丢给庭院里的梧桐，替我鸣咽

我并非故意失约
秋风凛冽，春夏无法被复制粘贴
只能置身此处，等着渡劫



秋日精灵 摄影 | 李陶（安徽）

草民英雄

■何正发（贵州）

三月里，大风起，嫩草发。我回乡给老祖宗们上坟。得知我回来的消息，张大娘喜出望外地步履蹒跚而来我家。

“刚啊！回来好。前些天赶集买了些阴间用得上的，想去看看阿顺。可我这把老骨头啊！不会开车，也不会骑车。寨子里的娃儿们一个个外出了，都指望不上。”

我听着张大娘的话，看她那黑白相间的头发。想到该去看看他了！儿时的伴。

“大娘，您把我当儿子对待，没啥不方便的，您只管喊我，也不碍事。”

“阿顺呢！一晃走了三年。他大哥每个清明都去挂纸的，可他不在，我这心啊——难呐！这几天一闭眼，就梦见他缺东西。买了一些他爱吃的猪肉、爱穿的衣、爱看的书，不让他挂念。我想啊！你载我到他的坟头看看，可好……？张大娘说话间一个劲儿地揉那满是褶皱的眼眶。

我不便说单位有事，难以

拒绝一位母亲对亡子的思念。 “大娘，我没啥事儿，他的坟不远，一脚油门儿的事。”我安慰道。

张大娘见到儿子的坟后，摸着墓碑上的遗像，激动得不能自己：太好了，简直太好了，我又见到自己的儿子了！刚啊！谢谢你，劳累你了！大娘来回走走，像一只断头的苍蝇。

守墓的老头看着张大娘思儿的神情和墓碑上的遗像，他“啪”地来了个立正！同时低下了头静默。

“儿啊！你，太好强，不服输。我跟孙子说，向你爸爸学习！当个好汉，当个好儿子！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不怕死，孝顺——翠儿寻了人家，我懂她！她还年轻，下半辈子有个归宿。她想着宝哩，每月给我们打600块，让她去吧。怪就怪你，不好好陪伴她走下去……你大哥，出车祸，没了。你侄女——上初中了，我们好着呢。你弟在省城，老板听说他有个好哥，待他特别好，一个月可以捐六七千回家还

有好心老板的一点资助，足够了一一你托梦的，都带来了，顺着火，烧给你，慢慢用吧！张大娘坐地上，一边哭一边烧纸！

我和老头站一旁，泪在眼中打着转。

老头扯了扯我的衣袖，低声问道：“老太太这么悲痛，她儿子怎么去的？”

“三年前，林场失火，消防队还没赶到时。大家都在急急地救火，阿顺冲在最前头，火势灭到一半时，突然又刮过一阵强风来，火随风起，无情地……”我哽咽的说不下去了。

“不是消防队的，他逞什么能？”老头说。

“一个没训练过的人，勇敢、无畏，想让国家财产少损失点。您活了六七十岁，敢吗？”说完，我抬头又看了看“烈士陵园”的门头牌字，走出园外，等着大娘。

我知道，母子相见，定会有许多话要说的……